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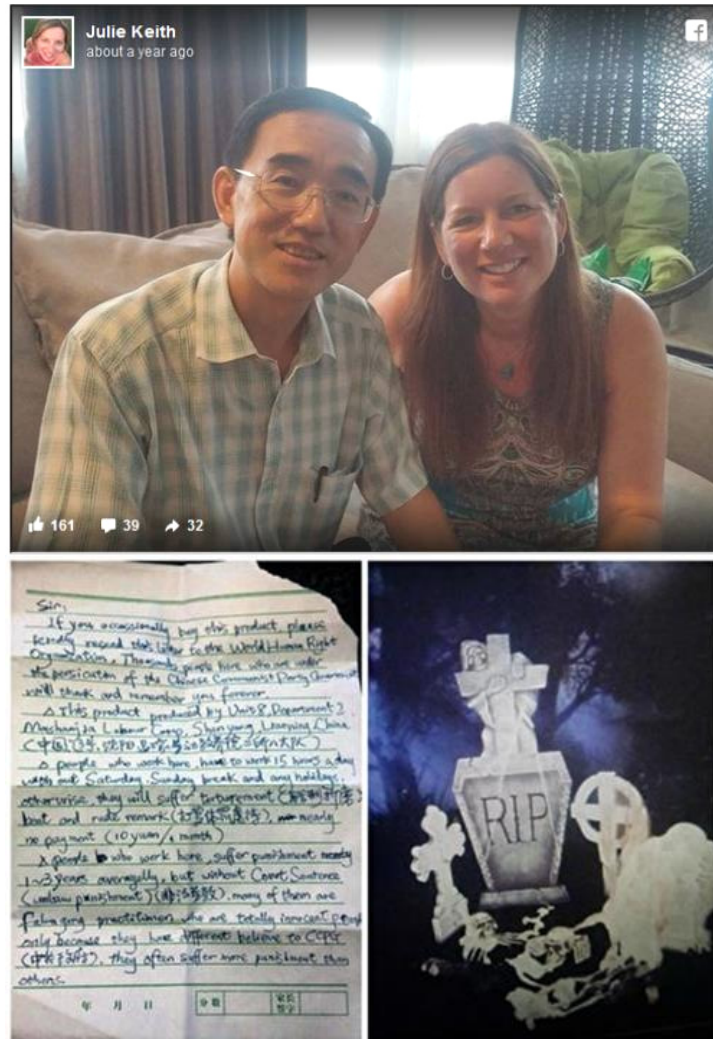
## 《求救信》首映 揭劳教所酷刑黑幕

【明慧网】一部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 2018年4月27日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影展——第25届“Hot Docs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礼。影片结束时,全场观众鼓掌,观众表示深受震撼。

### 制作的来由

“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当局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2012年10月,一封藏在万鬼节装饰品中的英文求救信辗转到了美国,震惊了国际社会。美国俄勒冈州女士朱莉·凯斯发现了这封信,她将求救信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后,俄勒冈当地报纸做了头版报导,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部门开始启动调查,同时吸引CNN、FOX News、《纽约时报》、《环球邮报》等国际媒体的关注,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写信的人叫孙毅。2008年,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遭受酷刑折磨,被迫奴工劳动,每天被迫做苦力约20小时,制作万鬼节饰品,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鬼节装饰品中。这些产品后来被出口到美国,碰巧其



■上:孙毅2016年底逃到印度尼西亚后,朱莉专程去看望他;下:2011年,朱莉购买了一套万鬼节装饰品。2012年10月,她在打开包装时,发现了一封“求救信”。

中一件被朱莉买回家。

曾经获得皮博迪奖的导演李云翔,通过努力找到了孙毅,并和他一起制作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秘密拍摄而成,孙毅出狱后仍受到中共警察严密监控,在艰难的环境下,他用镜头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并走访前马三家劳教人员,取得第一手资料。影片还根据孙毅本

人手绘的场景,用动画的方式反映了他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所受的酷刑遭遇。

### 用生命拍成的影片

影片《求救信》导演李云翔说:“孙毅并不是专业电影人,如果说别人用技术在拍,他是用生命在拍。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应该说孙毅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因为经常当我本人感到很无助,或者说不知道下一步

怎么做的时候,孙毅总是很乐观,说这个事情可以做到。然后他就去做。孙毅的勇气、毅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们坚持下来。我们用这部影片向孙毅致敬。”

孙毅也采访了与自己相关的人,“孙毅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变得怨恨,他总是很平静地描述这些故事,在平静的背后,我们感到他是很宽容,他能够去原谅曾经对他进行迫害和折磨的一些人,而他的这份宽容,这份谅解,其实也恰恰感动了关押他的人。所以在片中我们也看到有两个(迫害过他的)人出镜,表示对他的敬佩。”

“孙毅看似很温和平静,但是他背后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李云翔说,“我想这和他的信仰应该有很大的关系,他在片中也提到,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他不仅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

### 善念的威力

加拿大国际纪录片影展是北美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被业内人士视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据主办方统计,每年有超过20万名观众、业界人士参加影展的各项活动。

《求救信》给电影节选片部门总监史密斯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这部电影让他再次相信,人们心中的善念是有威力的。◇





■左：希腊女子索菲亚（中）参加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的集体晨炼；右：索菲亚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

## 希腊女子体验脱胎换骨的身心变化

【明慧网】30岁的希腊女子索菲亚，6年前和丈夫从雅典来到澳洲墨尔本定居。2012年的时候，她经同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几年间，她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戒掉了成瘾8年的网路游戏；从自私暴躁变得平和柔顺、处处考虑他人，也恢复了和家人几近断绝的亲情。

### 找到人生的答案

“对人生的疑问一直都在困扰着我，个性暴躁、自私等等也让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无法维持，直到有幸在澳洲阅读《转法轮》（法轮功主要书籍）。 ”

“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就让我感到震撼，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当我在读的时候，内心感受到自然而然产生的温暖感觉，让我从心底里向往，也暗暗下决心要在接下来的余生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言行。”

### 戒除长达8年的网瘾

修炼后不久，索菲亚的健康状况改善了，而且长达8年沉迷于电脑视频游戏的瘾好突然消失，令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堪称神奇。

索菲亚说：“我从2004年开始接触视频游戏后上瘾，沉迷在电脑前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到每天玩16个小时游戏，还觉得不过瘾，视频游戏成瘾，完全破坏了我的生活。我越迷越深。”

“过去，我曾经尝试过无数次，要放弃这个瘾好，但没有足够的自制力从这个自我毁灭的爱好中自拔。”

“刚开始修炼法轮功时，玩游戏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有一次，我又启动了游戏，但只要一开始玩，我的眼睛就刺伤般地痛，而且身体被一种非常恶心的感觉包围住，我甚至无法在电脑游戏前坐稳半个钟头。最后，我决定退出网路游戏，从此，我感到非常开心。现在，我已经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害怕再陷入游戏里的恐惧都彻底清除了。”

### 希腊家人的转变

修炼路上，最令索菲亚欣慰的是在希腊的家人都成为法轮功的支持者。

“多年来我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父母离异后，我曾经有三年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当时和丈夫来

澳洲有一种逃避的意味。过去，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难以扭转或者改善。”

“修炼法轮功后，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要再伤害其他人或者总是挑别人的错，要对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更负责任。”索菲亚在修炼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并用给父母讲法轮功真相的形式，逐渐恢复了与父母的关系，“我和父亲恢复了正常的父女关系，我已经把过去痛苦的记忆抹去了，我不再仇视任何人。”

2016年她和丈夫回希腊探亲。“我的姑母曾哭着对我说，现在家人都认为你的师父很伟大，法轮大法实在太好了。”索菲亚说，“的确，如果不是因为李洪志师父的教导，我和家人是不可能复合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师父讲的道理能为我扭转困难的局面，让我提升。”

索菲亚最后表示：“遵从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是最辉煌、神圣和安全的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我内心对师尊充满了感激，他让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我，脱胎换骨，给予我所有。”

◇

# 安徽合肥市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1992年法轮大法在长春传出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先后两次来到安徽合肥市传功讲法。特别是1994年4月中旬在合肥第二次办班后，合肥有很多人得法修炼，他们明白了人生在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祛病健身的奇效。

受益的人们奔走相告、广传福音，愿让那些处在魔难中、久病缠身、久治不愈和那些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重症病人、无耐放弃治疗的亲人们，都能早日得法修炼，早日祛病健身、强身健体。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欢乐气氛中时，江泽民流氓集团于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对法轮功学员下达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等一系列“群体灭绝”的邪恶秘令，迫害不断升级。

中共合肥市邪党、610操控公、检、法、司系统和各单位对广大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地非法抓捕、劳教、判刑、绑架、关押、抄家、办洗脑班、骚扰、监控、跟踪、罚款和开除职工等卑劣行径。

从明慧网有关合肥的迫害资料上看，99年7月20日至2014年14年中，很多被关押、酷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致伤、致残、致死、被精神病、被活活虐杀，据不完全统计，合肥市有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死，他们是：

李梅，28岁，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

李军，女，30岁，安徽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李梅的姐姐，因在殡仪馆查看到了妹妹李梅的伤口、伤痕的真相，记录并向社会披露了妹妹身上留下的被折磨致死的真相而被中共杀人灭口。

李钧，男，33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原合肥八一齿轮厂职工。

纪广杰，男，合肥市大法弟子，



以上是合肥地区部分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李梅、张秋红、纪广杰、李钧、王洪荣、张桂琴、蒋翠萍（从左至右）

原系安徽合肥工矿电器厂职工。

冯琪，男，48岁，合肥市长丰县三十头镇法轮功学员。

王洪荣，男，59岁。合肥叉车厂行政科职工，大法学员，合肥叉车厂的职工都知道王洪荣是有名的大好人。

张桂琴，女，37岁，合肥市肥东县法轮功学员，因不放弃修炼被关押迫害。

朱宗霞，女，51岁，合肥市三里街大法学员，原来省石油公司直属医院职工。

张朵云，女，73岁，合肥法轮功学员。

蒋翠萍，女，74岁，合肥工业大学退休校医，法轮功学员。

章秋红，女，60岁，合肥市庐阳区大法学员，家住煤炭设计院13幢601室。

朱广珍，女，72岁，合肥市大法学员。

杨学祝，女，78岁，安徽合肥市人，99年7月得法修炼。

何永生，男，43岁，安徽省合肥皖江厂大法学员。

胡桂生，男，桐城人，大法学员，原安徽建工学院95级建筑材料专业学生，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好学生。

孙守芬，女，67岁，安徽省合肥市二里街居民，法轮大法学员。

吴庆云，女，68岁，原合肥市副食品公司医师，法轮功学员。

周琼，女，36岁，安徽省肥西县水泥厂工人，法轮大法学员。

白云，女，年龄未知，合肥市江淮仪表厂职工，法轮功学员。

纪广雄，女，安徽大学附小教师，法轮功学员。

张君茹，女，50多岁，家住合肥直和平花园小区，法轮大法学员。

诸志勇，男，26岁，六安市大法学

员。

储德羲，男，56岁，合肥皖江厂学校教师，法轮大法学员。

王之英，性别待查，年龄未知，合肥市江淮仪表厂职工，大法学员。

沙敬业，男，年龄未知，单身生活，合肥市法轮功学员，

孙桂芝，女，59岁，无为县法轮功学员。

储金庭，男，54岁，合肥市皖江厂学校教师，法轮功学员。

高秀英，女，63岁，安徽省合肥电线电缆厂职工，法轮功学员。

李梅是合肥市一位性格开朗的法轮功学员，96年得法修炼，通过炼功疾病全无，身体健康，2001年2月1日上午6点，被中共酷刑虐杀，她是合肥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年仅28岁。

在这些被迫害致死的28位法轮功学员中，年龄在26岁至78之间岁；职业分布在教育、卫生、工人、退休老人、农民等各行业。中共对他们迫害的残暴程度令人触目惊心，让人悲愤难忍！◇



## 安徽恶报

### 安徽五名省级高官遭恶报

安徽省落马的四名副省级官员，都是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的人，可见，报应是不分官职大小：

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头号遭报应被执行死刑的官员；

王昭耀，安徽省原副书记；

倪发科，原副省长；

韩先聪，原政协副主席。四名省级高官。表面看这些人是贪腐内斗落马，其实质是迫害法轮功遭到天理的严惩，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罪有应得。

程瀚，安徽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责任人。2000年5月就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国保处处长，2016年5月18日，安徽省纪委发出消息，已在安徽司法厅任副厅长的程瀚严重违纪遭调查。◇





# 江山易改 秉性能移

【明慧网】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说的是一个人积习难改，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性比江山的变迁还要困难。然而，法轮功修炼者的实践却证实，法轮大法已将这句话改写成了“江山易改，秉性能移”。下面的故事发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

“谁要是让王香莲炼了法轮功，那就是大功一件。”

王香莲，60多岁，家住偏远山区，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生活的艰辛使她变成性情暴躁、开口就骂、举手就打的“女汉子”，天不怕地不怕，曾因救济款发放不公，几次大闹乡政府；园子里的倭瓜被偷摘，她把铝锅盖挂在门前大树上，敲了一夜，边敲边骂，闹得鸡犬不宁；打了几仗后，庄稼地里的农活，队长让她挣男劳力二分，在全乡独一无二；谁要是欺负了她或她家人，她就堵在谁家大门口

骂街……

村长、干部们拿她没办法。1996年前后，法轮功传到她家乡。村长、乡干部们放出话来：“谁要是让王香莲炼了法轮功，那就是大功一件。”于是有人动员她炼法轮功，开导她说：“这个功法可好了，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好病。”王香莲动心了，那时她的身体已严重透支。

附近几个村还没有学的，她硬是在市里找到了学法轮功的，1997年6月28日，她怀揣着宝书《转法轮》返回村里，如饥似渴地拜读，激动得不知哭了多少次，第一次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回想过去争啊、斗啊，活得太累了。压在心头多年的积怨化开了，心里像敞开了一扇门，感到生活有了盼头，生命从此有了归宿。

她硬是改掉了争强好胜、打仗骂人的恶习，学会了尊重他人，遇事忍

让，吃亏不去计较，与邻里和睦相处，处处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修炼不到半年身体好了，无病一身轻，人也年轻了许多。

从前乡、村干部到她家收提留款，从来也收不去，有钱也不给。修炼第二年，她爽快地交上了提留款，准备碰一鼻子灰的干部们惊讶地说：

“我们这都收了一圈的钱了，谁家也没交，今年就你交了。你真变了，变得让我们刮目相看了。”

乡亲们看到她修炼后的变化，都说：“王香莲可真是脱胎换骨了，简直换了一个人，法轮大法真是了不起。”过去乡亲们见了她避而远之，后来她家盖房子，全村人都来帮忙，这是对她修炼变化的认可，也是对法轮大法的认可。

在法轮功学员中，像这样身心受益、修炼法轮功后道德品质提高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实践证实了法轮大法不愧为高德大法。◇

## 你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中共抹黑法轮功报道中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也从未有过。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可达50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 公安局内部发言：“没必要再去惹麻烦”

【明慧网】前几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外地取法轮功书籍（几十本），回来的路上，给出租车司机讲法轮功真相，结果还没到家，就被一辆警车拦下了。

车上下来几个警察，打开后车门，从后座位上拉下来装书的袋子检查，然后问法轮功学员，你是从哪弄的？学员说，从哪弄的不重要，关键是我没犯法，你们不该拦截我。

一个警察看看他反问一句：“你没犯法？”法轮功学员说：“是的，你打开手机上网查一查国务院新闻

出版署第50号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早就解除了。”

警察也没说话，就把一袋子书装到他们车上，一个警察上车，关车门时，对他说：“你回家好好炼吧。”然后一溜烟开走了。

学员回家后听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亲戚说，公安局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别问了，再问，以后会有麻烦，因为法轮功定罪跟现行法律都对不上号，我们没必要再去惹这个麻烦。”◇